

家母生于晚清，幼時從家庭教師讀古文。家母之大舅父姚子樑被慈禧太后賞識，於年青時任欽差大臣薛福成之隨員，出使歐洲各國，見歐洲各國之政治制度、風土民情，與中國不同，認為中國當擇西方各國之優點而有所改革。同時又寫信給外祖母，欲家母進學校讀書，外祖母不以為然，認為女孩子不應拋頭露面在街上行走上學，但兄命難違，故上學或返家必乘轎子，免被人見到。家母畢業于上海務本女子中學，是上海惟一的女子中學，畢業後到蘇州景海女子學院升學，同時學法文與鋼琴。一九一四年與先父結婚後，教先父三位幼弟法文，以便他們留學法國及比利時。

昔時中國家庭，每逢節日或祖先生辰忌日，必焚香與燒元寶蠟燭祭祖，並認基督教為洋教，基督徒是「吃洋教」！

母親是家中第一個信主的，雖然起初並未受洗，她是後來與我在一九三八年春同時在九龍荔枝角海灣受浸，五弟在抗戰前信主，三姊比我稍早在澳門受浸。

先父對基督教有抗拒，是因他在德國留學時，有一位中國牧師常向留學生借錢不還。那牧師借先父八十大洋，在二十年代是一很大的數目。那牧師不祇不還錢，還罵先父不識時務，雖然他借錢從來不還，但又那有人會罵牧師是騙子？所以家父對基督教有成見。故此，我認為基督徒的生活見證極為重要，因不信的人看不見復活的基督，祇看見認耶穌為主的信徒。

母親於一九一四年嫁先父前，曾教鋼琴和法文。日後父親三位兄弟去法國、比利時留學，都由母親教他們法文，盡長嫂責任！

我的家庭與早期一般中國家庭相似，都是拜祖先，認為信基督教是「吃洋教」，正如《暗室之后》一書所說的。母親是家族第一個信主的人，當時這是極為不易的事，幸父親雖不信基督，但思想卻甚開通，並不干涉母親的信仰。

一些童年回憶

童年時，教會主日學設在我家中，由李淵如、汪佩真兩位姊妹教導我們福音真理和

唱讚美詩。主日隨母親到教會聽倪柝聲先生講道，雖然完全不懂所講的，卻也乖乖的安靜聽道。

母親要我信耶穌，說我是個罪人，祇有主耶穌的寶血能洗淨我一切的罪。我就信不過來，耶穌在十字架所流的血，一千九百年後早已乾了，如何能洗淨我的罪？那時我不明白神的兒子，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，祂以無罪完全人身份，替我們有罪的人捨命流血，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，這是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」(約三16)

中國人常常給他們的兒女生下來便算命，我的命不好，算命先生都說我將來有許多妻妾，有些說多得可坐一桌，最少的也說我將是四門之主。在我家族中很少有娶妾者，所以母親說我是個罪人也信得過。雖然罪的範圍實在很廣，但都是出於罪性，引致「虧缺了神的榮耀」(羅三23)，但當時我並不明瞭，父親的長輩也說在上海長大的男孩子，受這大都市的玷污，容易成為敗家子，父親因此對我也有偏見，那時我才不過是未滿十歲的幼童。父親病重時卻對我轉有愛意，母親和外

婆則始終對我痛愛。外婆每年在我生日，必買一隻羊（羊是我生肖）放生，為我積德。有些鄰居、親友覺得此舉可笑，你放生，別人拿去飽吃一頓！因有外婆為我生日放生，母親不用記我生日日子。後來去香港，香港大學要我填報出生年日，我祇記得我生日是靠近一九一九年中秋，所以臨時寫下靠近一九一九中秋的九月二十五日，雖然這不是正確的生日，但與正確的相去不遠。幸而我不是世界偉人，生日無足輕重，何況信主後，不再也不當去請教算命先生，出生的時辰八字永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名字記在羔羊生命冊上（啟三5；十三8），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「重生」（約三3~7,16）。

父親臨終皈依基督

母親為父親得救，常常禱告，但當父親病重時，她卻不敢勸父親信主，恐惹他生氣，一怒而逝，母親豈不謀殺親夫麼？她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當時父親怨天說：「像我這樣一個人，為何會死得這麼早（那時他祇是四十二歲）？一生為人正直，樂於助人，為官清廉，如何能拋下五個未成年兒女？他們將來如何生活？真是沒有天理！」母親安慰他，不要

擔憂，上天會眷顧我們，但她卻不敢勸父親信耶穌，母親祇好偷偷跑到另一間房，單獨向神流淚，迫切為父親得救禱告。禱告後，回到父親病房，親友環繞病床，忽然房中出現一大光，在房中的人都感覺到，母親以為父親必在此刻死亡，但感謝神，祂垂聽母親多年禱告，父親此刻從怨天憂情，奇妙的變成充滿了平安笑容，一直至死！

他對母親說：「我看見一位穿白衣的來接我，我不再懼怕，我信這位耶穌，祂必然會眷顧我全家。」父親開始悔改認罪，他說：「我如果病好了，我要每天早些回家，不再在外面荒宴醉酒，使妻子擔憂，要多多看顧兒女，盡為父責任。」他滿了平安與親友一一握別，滿了笑容與世長辭，可說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。

親友都覺到父親的轉變奇怪，雖然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但父親心靈的平安，真是無法想像，他們說：「耶穌是有道理。」

那時我們的家庭，仍是傳統的拜祖先的家庭，喪家往往有僧道超渡的迷信，道士說：「奇怪，這人死了，捉不到鬼，一定去了

十八層地獄！」父親靈柩停放在上海玉佛寺，七七四十九日做法事，深夜在靈柩邊不覺得陰森可怕。感謝父神，信主的人是到父懷安息，那裡有鬼出現；不信的人則去陰間，人間的鬼，都是魔鬼作祟！

回想父親臨終時，反而安慰母親，不要悲傷，不要為兒女擔憂，天父必眷顧，如果全家信主，將來必然再在天家相會。

一九七九年，母親與五個兒女在香港相會，那時我們都健在，更沒有一個討飯（見相片）！雖然經過戰亂，卻正如父親在四十八年前安慰母親的話：「天父必眷顧我們的家。」神是孤兒寡婦的父親（詩六十八5；詩一四六9）。

我的神，真是「有憐憫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輕易發怒，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。」（出三十四6）

懷念慈母恩

我雖然不若提摩太，從小有屬猶太族信主的母親友尼基，及外祖母羅以，她們是神的選民，較外邦人更早有神的啟示（提後一